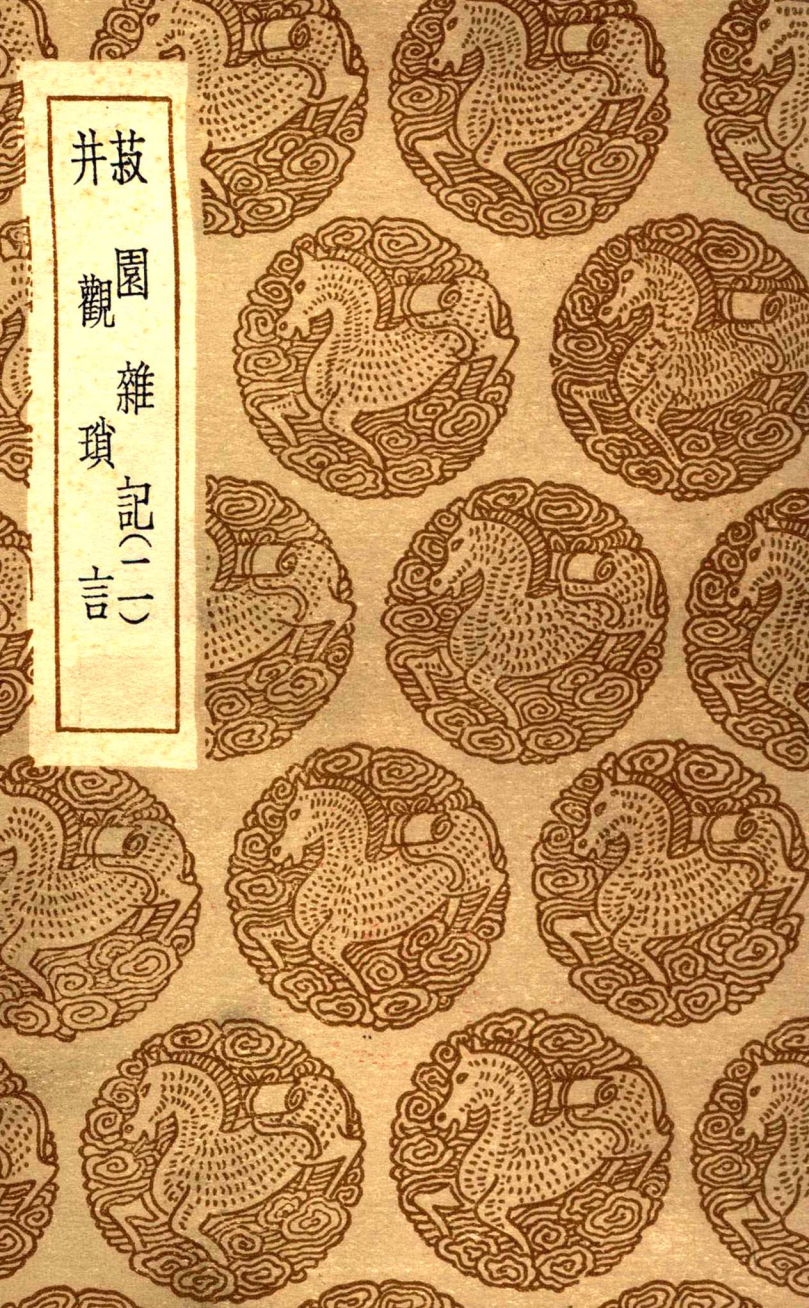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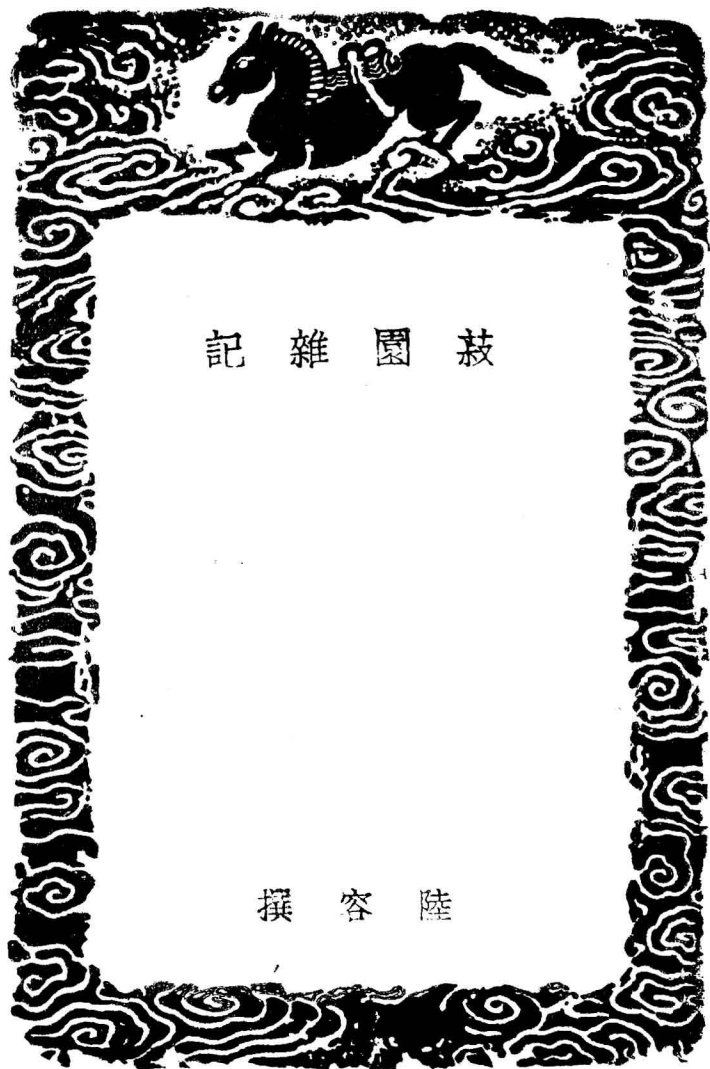
并菽

園
觀

雜
瑣

記(二)
言





記 雜 園 菽

撰 容 陸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種一他其及記雜園菽

冊 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朱

菽園雜記卷十

予未第時。未嘗作詩餘。天順己卯。赴會試。夢至一寺。老僧出卷求題。予爲一闕與之。既覺。猶記其半云。一片白雲人留不住。一坐湖山人移不去。翠竹吟風蒼松積雨。此是怡情處。及下第歸。讀書海寧寺。僧文公出白雲窩卷求題。宛如夢中。癸未會試。嘗夢人贈詩云。一篙春水到底渾。入指不見波濤痕。霹靂爲我開天門。至期。貢院火。蓋術家有霹靂火之名。而到底渾。不見痕。如其兆矣。成化癸巳。初入職方。夢訪李開老。題其壁云。浴日青山雨。文天碧海霞。臣言甘主聽。騎馬夜還家。戊戌在武庫時。夢爲小詞云。風剪剪。花枝偃。鈴索一聲驚臥犬。可人期不來。半窗明月珠簾捲。乙巳居憂時。夢爲一詩云。海中種珊瑚。遠意爲兒女。十年失採掇。一枝遽如許。俱未解其何謂也。

郊壇天地合祀。自唐宋已如此。而制度有不同耳。唐合祭非定制。宋南郊北郊。各有壇壝。每歲祭天。凡四舉。如祈穀大雩之類。皆不合祭。惟冬至合祭天地。三年一舉耳。本朝無北郊。每歲孟春。天地合祭於南郊。名天地壇。壇上又有大祀殿。以爲行禮之處。聞議禮之初。高皇以義起之。儒臣莫能奪也。宋朝最多名臣碩儒。而其制禮亦多難曉。如祭天於圓丘。而從以五方之帝。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矣。又有所謂感生帝之祭。感生謂如以火德王。則祀赤帝也。祭地於方澤。而從以嶽鎮海瀆。則凡麗乎地者無不在矣。又有所謂神州地祇之祭。卽京畿土地也。程子嘗言。旣祭社。則城隍不當祭。不知於此等大處。何獨

無議論。抑嘗有之而莫能回邪。

嘗讀召南至野有死麕一詩。以其類淫奔而疑之。然以晦庵先生之所傳注。不敢妄生異議也。近觀王魯齋二南相配圖。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。蓋魯齋以二南篇名各十一篇。召南之甘棠。爲後人思召伯而作。何彼穠矣。爲王風之錯簡。野有死麕。爲淫詩。皆不足以與此。其大意以爲今詩三百五篇。豈盡定於夫子之手。其所刪者。容或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。漢儒取以補亡耳。於是配以爲圖。其見亦卓矣。使魯齋生於晦庵之時。得與商確。能不是其言乎。甘棠何彼穠矣二篇。則非予識所能到也。

醫書言瘦人驟肥。肥人驟瘦。皆不久。同年薛爲學登進士時。體甚肥。及爲御史。忽爾瘦削。未幾。公幹鄖陽。一疾而歿。聞歿時。身軀縮小如十餘歲小兒。此尤可異也。

徐州百步洪。呂梁上下二洪。皆石角巉巖。水勢湍急。最爲險惡。正統間。漕運參將湯節建議於洪旁造閘。積水以避其險。閘成而不能行。遂廢。成化六年。工部主事郭昇。鑿百步外洪。翻船石三百餘塊。又鑿洪中河道。累石修砌外洪隄岸。一百三十餘丈。高一丈。八年。主事謝敬修砌呂梁上洪隄岸。三十六丈。闊九尺。高五尺。下洪隄岸。長三十五丈。闊一丈四尺。高五尺。二十一年。主事費瑄修砌呂梁上下牽纜路。若干丈。皆便民美蹟。而三人皆遭謗議。遂至坎珂。蓋志於功名者。多不避小嫌。無所建立者。輒生妬忌。當道者不能察。則輒信不疑。而廢棄及之。知巧者。遂有所懲。而因循歲月。雖有當爲之事。一切遜避。以免謗議矣。嗚呼。仕道之難如此夫。

王忠肅公翱一日入內府。主事某從至左掖門。附名。主事書云。吏部尙書王。主事某入。忠肅叱之云。汝知敬我。不知敬朝廷邪。君前臣名。汝不聞乎。使書名而入。立候東閣下。主事在左順門旁。與一舊識內豎談笑自若。公遙見之。呼主事問曰。曾讀論語鄉黨篇否。主事以曾讀對。公曰。過位色勃如也。如何說。此地豈是你嬉笑之所。後生如此輕薄邪。蓋奉天門御榻在焉。左順去奉天不遠。故忠肅云。然其敬慎如此。忠肅之謚。可無愧矣。

憲宗皇帝受終日。英宗遺言。免用宮嬪殉葬。此最盛德事。故憲宗賓天。亦有命不用遵先訓也。於戲。英宗一言。前足以杜歷代之踵襲。後足以立萬世之法程。自黃鳥興哀之後。僅見此耳。豈非不世出之明君哉。

宋朝臣寮受恩典者。皆上表謝恩。凡上尊官皆用啓。故當時有王公四六語。四六嘉話等書。大率駢麗之文。褒諂之語。其於治體無補。本朝表箋。皆有官降定式。惟每科狀元。率諸進士謝恩表。及公侯伯初封謝恩表。出自臨時撰文。上朝廷封事。謂之奏。上親王謂之啓。亦皆直陳其事。不用四六體。是以文臣文集。中無作啓者。去華就實。存質損文。亦士習一變也。前代公移多繁文。洪武初。亦有頒降芟繁體式。職方掌邊務。覆奏封事。頗多事。必引援經史。斷以大義。比諸司章奏。稍涉文墨。蓋故事因襲如此。至何行宜掌司時。一奏之中。引經大半。而處置事體處。反欠精神。人頗厭之。予竊以爲邊方有事。只須斟酌事體。非賣弄文學時也。故凡覆奏本。止是就事論事。不急繁文。一切損之。惟本部有所建明。及評議議事。

條件應引經史者。略引爲證。庶使詞理簡明。盡對君之體。聞天順間。職方奏內引書曰。惟事事乃其有備。有備無患。一兵書抹去。乃其有備四字。云何用如許字。該司云。此經句。不可去也。兵書以輕薄叱之。諸司聞之。以爲笑談。

車字昌遮切者。韻書云。輿輪之總名。今觀凡器之運轉者。皆謂之車。則車字有轉運之義。如桔槔汲水曰車水。轆轤挽舟過堰曰車壩。紡紗具曰紡車。颯穀具曰風車。纜絲具曰纜車。圻者斂繩具曰線車。漆工澆漆具曰漆車。規工曰車旋。皆以其有機軸。能運轉也。至於澆油者曰油車。梳工製梳。骨角工製簪。亦皆曰車。此未可曉。

兵部選官後。武選司官必於內府貼黃。所貼有內黃外黃。舊官新官。各有黃簿。每官一員名下。註寫功陞世次。會同尙寶監。尙寶司。兵科官於奉天門。請用御寶鈐記。外黃印綬監收掌。內黃送內庫銅櫃中收貯。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。與赴內府查外黃。外黃可驗則已。如或不明。查內黃。其慎重如此。今軍職多不知自重。如在京衛所官犯罪備招送武選。查例發落者。無日無之。往往有罪大惡極。非人所爲者。故予嘗謂不觀貼黃用寶。不知軍職之所以重。不觀法司招議。不知軍職之所以輕。

成化末年。患京師多盜。兵部尙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內外居民。予嘗以曹參告後相獄市并容之說。止之。公不聽。語人曰。陸郎中書本子秀才耳。乃奏差科道部屬等官五十員。分投街巷。望門審驗。時有未更事者。凡遇寄居無引者。輒以爲盜。悉送繫兵馬司。一二日間。監房不能容。都市店肆傭工。皆聞風匿。

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。騷擾之謗漸聞禁中。公始悔之。早朝時。途中有拋擊甃石者。公益懼。乃促畢事。第令五兵馬司造冊復命而止。徒爾擾下。無補於治也。一日公語劉時雍云。陸郎中向以曹參事止我。我嘗笑其迂。今乃知古人誠有見。後人莫能出其範圍也。

南方寺觀及人家庭院中。多種芭蕉。但可資觀美而已。實無所用。或以其葉代荷葉。襯蒸麪食。然婦人有癥瘕及血氣病者。感其氣。則益甚。是亦不可用也。聞豬瘟者。以其根飼之。魚泛者。以其榦剉投池中。則已未之試也。

蕎麥之蕎。韻書無之。本草有之。蓋宋人所增耳。道藏中有藥石爾雅一卷。乃唐元和間梅彪所集諸藥隱名。以粟黍蕎荳麥爲五芽。則此字之來亦久矣。

國初懲元之弊。用重典以新天下。故令行禁止。若風草然。然有面從於一時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。如洪武錢。大明寶鈔。大誥。洪武韻是已。洪武錢民間全不行。予幼時嘗見有之。今復不見一文。蓋銷毀爲器矣。寶鈔。今惟官府行之。然一貫僅直銀三釐。錢二文。民間得之。置之無用。大誥。惟法司擬罪。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。民間實未之見。況復有講讀者乎。洪武韻分併唐韻。最近人情。然今惟奏本內依其筆畫而已。至於作詩。無間朝野。仍用唐韻。

江西一遊士善異術。上官多禮貌之。按察某副使獨不信術士。欲自見。請以術爲戲。許之。乃剪紙爲二刀。作法戲之。二刀卽飛起。交舞於前。冉冉近副使。副使端坐不動。俄而撲其面。副使以袖拂之。術士乃收。

刀而去。但見副使雙眉已削去矣。遣人捕治。不知所之。聞之姜恆。類進士使江西云然。

兩浙田稅畝三斗。錢氏國除。朝廷遣方贊均兩浙雜稅。贊悉令畝出一斗。使還。責擅減稅額。贊以爲畝稅一斗者。天下之通法。兩浙旣爲王民。豈宜復循僞國之法。上從其說。故畝稅一斗者。自方贊始。福建猶循舊額。蓋當時無人論列。遂爲定式。贊尋除右司諫。終於京東轉運。有子五。臯、準、覃、鞏、罕。準之子爲丞相。其他亦多顯。豈惠民之澤歟。出紹興志。

馬尾褰始於朝鮮國。流入京師。京師人買服之。未有能織者。初服者。惟富商、貴公子、歌妓而已。以後武臣多服之。京師始有織賣者。於是無貴無賤。服者日盛。至成化末年。朝官多服之者矣。大抵服者下體虛。多取觀美耳。閣老萬公安。冬夏不脫。宗伯周公洪謨。重服二腰。年幼侯伯駙馬。至有以弓弦貫其齊者。大臣不服者。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。此服妖也。宏治初。始有禁例。

憲宗朝。未嘗輕殺人。末年殺二人。於人心最痛快。游民王臣者。以幻術游貴戚之門。嘗從太監王敬江南。公幹所過。需索財物。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物。不勝騷擾。事發。棄市。傳首梟於蘇州等處。百戶韋瑛者。嘗爲太監汪直羽翼。生事害人。人皆怨之。直敗。調任口外。然其害人之心未已也。嘗掩捕百姓十餘人。械送京師告變。上命會官鞠之。則皆誣也。蓋瑛媒孽其狀。欲藉此以立功耳。反坐棄市。梟首於其掩捕之地。

嘉興之海鹽。紹興之餘姚。寧波之慈溪。台州之黃巖。温州之永嘉。皆有習爲倡優者。名曰戲文子弟。雖良

家子不恥爲之。其扮演傳奇。無一事無婦人。無一事不哭。令人聞之。易生悽慘。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。其賈爲婦人者。名粧旦。柔聲緩步。作夾拜態。往往逼真。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。宜峻拒而痛絕之。

俞漢遠。上虞人。能詩畫。嘗膺保舉。寓京師時。吏部郭尙書知其能畫。使人召之。不赴。召者曰。冢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。子何獨不往。漢遠曰。吾以應薦而來。今往爲之畫。使他日得美除。人將謂以畫得之。卒不往。後卒旅邸。貧無所蓄。鄉人哀金爲斂之。近有鍾欽禮者。亦上虞人。善畫山水。以上司多好其畫。輒以此傲人。無何。依託官府聲勢。詐取人財。事露。問發充軍。間有持其畫奉予者。予曰。屋壁雖陋。不掛賺金賊畫也。古人看書畫。一要師法古。二要人品高。人品不高。雖工亦減價矣。吾鄉張節之先生。見人收蓄黃廉使翰草書。卽令裂去。云。好人家却收此人筆跡。其疾惡如此。

杭州府每歲春秋祭先聖。及社稷。山川二壇。皆布政司官主之。如先聖固天下之所尊。而二壇神位。明有府社府稷。本府境內山川及城隍主名。知府却不得主祭。布政司統十一府。却只作所治處一府祭主。此等禮制。頗有窒礙。不知當時儒臣議禮。何以慮不及此。

大明一統志。卽景泰間修而未成者。天順間始成之。初修時。學士錢原溥爲副總裁。嘗欲志戶口。而李文達以戶口戶部自有數。慮傷繁而止。按周禮。獻民數於王。王拜受之。是民數朝廷之所重也。苟在所當志。何傷繁之慮邪。如以此爲戶部有數而不志。則內外文武諸司之設。吏兵二部有數。學校寺觀。禮部有數。皆將不必志邪。文達旣自用。而彭呂諸公又皆務爲簡重。不相可否。故此書之成。不但戶口之登。

耗無徵而已。

浙江各府縣布政按察分司在府城者。大率規制如一。在各縣者。按察分司多宏敞整麗。布政分司多狹隘朴陋。初疑按察能糾察官吏貪污者。懼致罪而然。後至各府縣。徧覽志書。見按察分司皆建自洪武間。布政分司至正統七年以後始有之。乃得究知其所以然。蓋國初糾察諸司。讞審庶獄。在內從各道監察御史。在外從按察司官處分。其時御史建員未廣。有事則奉命而出。事竣即還。巡按亦未有專官。故按察之官。職專而權重。今分巡官各有印章。此可見矣。其後分遣御史巡按外藩。按察之體勢。由是始輕。且御史所至。更無察院。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。分司既狃於經畫官府之初。則廣狹豐儉。得以如意爲之。故其規制多寬廣。又以御史所寓。禮宜致隆。故有司以時修飾。而華美中度。布政司職理民事。非奉部符不出。至宣德正統以來。添官稍多。始議置分司。且其地率多即官府棄地爲之。故規制不能如意。又分守官按臨。不過信宿而去。故有司忽之。而修葺怠焉。此蓋理勢使然。非有意而優劣之。故虛心觀理。則理無不燭。疑心待人。則人鮮無過。有官君子。不可不知也。

今府州縣戒石銘云。爾俸爾祿。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。上天難欺。本蜀主孟昶所作。全文二十四句。本名令箴。宋太宗愛之。摘此四句以刻石。更今名耳。近見紹興察院石刻。高宗題其下云。近見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。恭味旨意。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。云云。後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權邦彥。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

軍事呂頤浩等跋語。以爲五代之餘。遺民赤子。新去湯火。太宗皇帝哀矜撫綏。寄在守令。乃發大訓。垂諸庭石。云云。高宗暨其臣皆直以爲太宗所自作。誤矣。昶全文二十四句。詳見蜀志。并吏學指南。

幼嘗入神祠。見所塑部從有袒裸者。臂股皆以墨畫花鳥雲龍之狀。初不喻其故。近於溫台等處。見國初有爲雕青事。發充軍者。因詢問雕青之所以名。一耆老云。此名刺花繡。卽古所謂文身也。元時豪俠子弟皆務爲此。兩臂股皆刺龍鳳花草。以繁細者爲勝。洪武中。禁例嚴重。自此無敢犯者。因悟少年所見。卽文身像也。聞古之文身。始於島夷。蓋其人常入水爲生。文其身以辟水怪耳。聲教所暨之民。以此相尙。而傷殘體膚。自比島夷。何哉。禁之誠是也。由是觀之。凡不美之俗。使在上者法令嚴明。無有不可易者。彼以爲民俗在所當順。或以爲政事當先所急。而不爲之所者。皆姑息之政也。

嘗聞胡地草皆白色。惟王昭君葬處草青。故曰青塚。朱溫弑唐昭宗於椒蘭殿前。血漬地處。今生赤草。岳武穆墳樹枝皆南向。前二事皆不可見。岳墳嘗往拜謁。南枝之樹。乃親見焉。

唐選法試而銓。銓而注。注而唱。集衆告之。然後類爲甲。上于僕射。乃上門下省。給事中讀之。侍郎省之。侍中審之。不當者駁下。既審乃上聞。主者受旨奉行。各給以符。謂之告身。乃如告身非誥勅。卽今文憑類也。嘗於南京吏部見國初新選官。皆給黃紙印本符一通。疑卽告身之遺意。文憑乃後來所更定。主意在關防姦僞耳。故到任卽繳上之。

曹娥碑。後漢上虞令度尙字持中立。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。蔡邕題其陰云。黃絹幼婦。外孫齏白。古碑已

不存。宋元祐八年正月，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碑在今廟中。又有後人臨篋八字，其石方三尺許，已破裂不全。世傳曹操與楊修讀碑陰八字，未達，修欲言而操止之，行三十里，操始悟，由是忌修，斬之。或謂操未嘗至越，安得此事？竊意操所謂讀，非必廟中之碑，殆榻本流傳它處者耳。其言修以是被斬，則非也。蓋修素與曹植相善，植嘗乘車行馳道中，開司馬門出，魏武甚怒之，既慮終始之變，以修素有才策，而又袁氏之甥也，於是以罪誅之。註謂以交構賜死是也。語在陳思王傳。觀此，則修之死非爲讀碑明矣。

莫月鼎像。吳門省鑑沈文明寫其自贊云：雷霆散吏，閒應世緣。若造此道，先天後天。丙戌上元月，鼎自贊。此像今在予家。曾伯祖諱可山，當元季之亂，棄家爲道士，嘗從月鼎學五雷符水法，遍遊江湖，後歸老歿太倉長生道院。此像之所自來也。月鼎本湖州人，歿於蘇州。蘇湖志皆載其事。宋學士景濂嘗爲立傳，予近裝潢成軸，備書二郡志所載及宋傳於上，以爲家藏云。

古人書籍多無印本，皆自鈔錄。聞五經印版自馮道始。今學者蒙其澤多矣。國初書版，惟國子監有之。外郡縣疑未有。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。宣德正統間，書籍印版尙未廣。今所在書版，日增月益。天下古文之象，愈隆於前已。但今士習浮靡，能刻正大古書，以惠後學者少。所刻皆無益，令人可厭。上官多以餽送往來，動輒印至百部，有司所費亦繁。偏州下邑，寒素之士，有志佔畢，而不得一見者多矣。嘗愛元人刻書，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，乃許刻印。此法可救今日之弊，而莫有議及者，無乃以其近

於不厚與。

昆陵翟顏二生素交厚。每相會輒談及國事。一日顏書其所志以示翟。言頗不謹。既而自悔。急遣人追索。翟已執之爲奇貨矣。後顏登第爲京職。翟每從假貸。卽應之弗吝。人以顏爲仗義而不知爲其制也。一書記辛稼軒帥淮時。陳同甫往謁之。與談天下事。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。斷牛頭之山。天下無援兵。決西湖之水。滿城皆魚鱉。同甫夜料稼軒酒醒必悔。必殺己以滅口。乃逃去。月餘致書稼軒。假十萬緡以濟貧。稼軒如數與之。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。然同甫平生自許甚重。其亦爲此耶。

菽園雜記卷十一

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祭社稷風雲雷雨山川等壇。以守禦武官爲初獻。文官爲亞終獻。洪武十四年定。以文職長官行三獻禮。武官不令與祭。禮官之議大抵謂有司春祈秋報爲民祈福。文官職在事神治民。武官職掌兵戎務專捍禦。古之刑官不使與祭。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。武官不令與祭。所以嚴事神之道。而達幽明之交也。然當時但言社稷等神。而不及先聖。此固主春祈秋報之說。豈不以報本於先聖者不當以是拘抑。豈不以古者出師受成釋奠。皆必於學。故略之耶。宣德乙卯各處軍衛俱得設學。春秋二祭。皆武官主之。學官分獻而已。使當時議禮者兼先聖廟祭而言。則今日武官主祭。與禮制悖矣。此等事本出偶然。然亦若預爲之地者。誠可異也。

琅邪郡名。韻書云。今沂州。一曰濠州。當以沂州爲是。齊景欲遵海而南。放於琅邪。是也。濠州乃山名耳。韻書誤矣。

家有化書一册。云宋齊邱撰。宋學士景濂諸子辯云。齊邱子六卷。一名化書。世傳爲僞唐宋齊邱子嵩作。非也。作者終南山隱者。譚峭景昇。齊邱竊之者也。後見一書。有云。景昇因游三茅道。過金陵。見宋齊邱。出化書授之。曰。是書之化。化化無窮。願子序而傳之。後世齊邱以酒飲景昇。虐之盛醉。以革囊裹景昇。縫之。投深淵中。奪此以爲己書。作序傳世。後有隱者漁淵。獲革囊。剖而視之。一人斃睡囊中。漁者大呼。

乃覺問其姓名曰我譚景昇也。宋齊邱奪我化書。沈我于淵。今化書曾無行乎。漁者答曰。化書行之久矣。景昇曰。化書若行。不復人世矣。吾睡此囊中。得大休歇。煩君將若囊再縫。而復投斯淵。是亦願望。漁者如其言。再沈之。齊邱後爲南唐相。不得其死。宜哉。此記齊邱奪書頗詳。而似涉怪誕。化書道藏中亦有之。云真人譚景昇撰。沈淵事若信有之。景昇其所謂真人耶。

嘗聞一醫者云。酒不宜冷飲。頗忽之。謂其未知丹溪之論。而云然耳。數年後。秋間病利。致此醫治之。云公莫非多飲涼酒乎。予實告以遵信丹溪之言。暑中常冷飲醇酒。醫云。丹溪知熱酒之爲害。而不知冷酒之害尤甚也。予因其言而思之。熱酒固能傷肺。然行氣和血之功居多。冷酒於肺無傷。而胃性惡寒。多飲之。必致鬱滯其氣。而爲亭飲。蓋不冷不熱。適其中和。斯無患害。古人有溫酒暖酒之名。有以也。

宋祥興二年己卯。元主忽必列滅宋。大興彼教。任番僧拊迂等。滅道教。十月二十日。盡焚道藏經書。是日。火焚其廟。憫忠等寺一十三處。其徒被火焚死者八十三人。雷震死想埋等一十九人。及張伯淳、王鑿等五人。北方奉彼教者。以非時雷震爲懼。每年至是日。拜天謝過。出歲時類紀。此事若信有之。神異甚矣。但恐是道家者流附會之說。

今人以正五九月。新官不宜上任。俗吏信之。而見道明者固不忌也。或云。宋尙道教。正五九月禁屠宰。新官上任。祭告應祀神壇。必用宰殺。故忌之。今人多不知其原。遂有吉凶禁忌之疑。此說有理。然其事非始於宋。始於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。天下每年正五九月。並不行刑。所在公私。宜斷屠殺。意者